

82
1222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2

謹以「阿弓」呈獻於 讀者諸君之前

在這一九三六上半年的中國文壇，不能不算是相當熱鬧了。但是，我們如果加以實質的檢討，則又不能不驚異在那麼許多的雜誌及單行本中，有所成就的作品，是如何的少得可憐！而列躬射先生的這一篇「阿弓」雖然在技巧上尚有些粗卒處，然而，他那奔放的熱情，和新的手法，終於使「阿弓」這一悲壯偉

大的故事，活躍在紙上了。因此，自從「阿弓」在東方文藝創刊號上發表以後，記者曾經接到無數的讀者來信：讚賞「阿弓」。無疑地，「阿弓」在這一九三六上半年的中國文壇上，是奠定它的基礎了。

現在爲應讀者的要求，特請作者將「阿弓」重加潤色，印成東方文藝叢書之一。

末了，記者謹以萬分熱誠將列躬射先生的「阿弓」呈獻於讀者諸君之前。

侯楓序於上海 九，五。

阿 弓

個急驟的影子，馳過山坡，便頓然消失了；如同一枝猛發的箭。

秋風吹過荒林，山谷間還響着如遠似近的斷續的槍聲，和一些雜亂急速的脚步音。夕陽斜照在碧綠的潭水上，水裏不住噴起圓形的泡珠。

山坡前，爲追擊而來的敵軍。正且驚且喜的，抬

起一架當作戰利品的手提機關槍，而更緊張起來：

「那是一個了不起的機關槍手！」

潭水上的噴泡！染着血絲，在水面移動了。

臨潭的山窩旁，叢木，蘆葦和亂草的深鬱處，忽然浮上一個光頭，一隻粗大的手。在他的面前的亂草裏，縮成一團的赤紅和濃黑的蛇，在水面搖着的鼈頭，他都沒有發覺，一副硬板板的臉孔。

還未知道敵軍是否去遠了，突然由在水裏的身上，摸出烏黑的手槍，注視一回，頭垂下去，像要把手槍丟掉。挺闊的胸膛，明顯的顫震着。

「這回可他媽媽的，機關槍掉了，同志們呢！而敵人進占了布克力……」厚嘴唇抖動，露出緊咬着的上下齒。

有若一陣急風，蘆葦，亂草，起了蕭索聲，水面波動。當他跳上草坡，左手掌猛朝水裏擲，撲通一響。原來爬起時，向藤枝攀援，抓到縮成一團的蛇。

這傢伙，是出生在大農村頓莫可溪的一個奴僕，

人們慣叫他：阿弓。主人是有名的薩萊夫，頓莫可溪的大地主，而阿弓也就成爲一個有名的奴才。全村民沒有不知道這兩個的：但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他正伸着左手五指，感着手心內微顫，同時坐下去。腿部的傷處，已經不能再忍住。這纔吃驚起來，看着從傷口滲出的紅血，披上草濺染着的血痕，急急搜尋隨身備帶的藥粉敷着，再用藥棉，藥布，等綑好傷口，站起身，狠狠的，在暮秋的黃昏裏，搖晃着笨重的影子。他，是被敵軍從布克力襲擊了半天、而逃到這荒山來的。

現在，荒山完全沉落在淒絕中。他沒入深林裏，靠着樹，默默撫摸着他的手槍。眼瞳像遼暗的天幕上的微星閃着，探射向無邊的沉黑的四週。

山谷之夜，風聲，水聲，樹葉聲，織成一片淒咽的音曲，一陣，一點，一滴，一響，都足以驚心。山河是鬱鬱蒼蒼，天上佈滿層層的烏雲，淒淒的秋雨，迷濛濛瀟下。屏息而聽，彷彿淒厲的號叫，彷彿如吼

，如泣；這情景下，這是負難的旅人，陷在絕境裏呻吟的時分。然而，阿弓忘了自己的存在，他的思索，從這樣慘酷的困迫中，仍舊和往常一樣熱烈。冷風襲着他的頭腦，但腦海像火在燒。他是這樣緊張，對於這劇戰的開始……

馬蹄猛擊着山窩的曲徑，沒有月色的午夜，雨打風急。由於馬背上的電筒的光線，只見兩騎人馬，疾奔向前，像在飛閃的流星，像怒濤在翻騰起落，忽隱忽現，突高突低。馬上人只是在急喘，沒有一刻的停息。

在阿勒谷帶領一團人和敵軍抵禦的阿弓，由砲火轟炸的前線，得到傳召的命令，沒有一分鐘的遲疑，偕着一個騎兵，從小路直奔馬蘭城的司令部。

司令部的營門外的步哨，已經察覺前面飛閃着人馬的影子；但這時只存一騎。因為阿弓趕得太快，馬跌傷了。當阿弓在草莽中爬上來時。突叫了一聲：

「好，手還沒跌傷。」心裏接上——要不，開槍

就不準了。這次一定是非常危急的。

同伴的馬讓給他騎，一跳上又仍舊像閃電般，朝司令部疾駛。

同志特洛顯得驚愕，急急要上去和阿弓握手，阿弓沒得空，點個頭後，先把帶來的手機關槍拿下——這是他頂慣用的。旁邊的同志們，像要跳起來：

「親愛的同志，我們的機關槍聖手！」由於阿弓曾有過一次驚人的機關槍的故事。

由同志特洛向阿弓作半小時的談話，報告全線最緊要的布克力是給敵軍的炮火轟得守不住。從布克力每一小時便有一個急報來：

「只有放棄布克力了。要不然就……」

可是，無論如何，得死守到明天晚上的深夜，援兵才能到達；只要守住，縱然犧牲布克力的全部，也不能放棄。旁邊的同志爭注視阿弓的臉孔；阿弓沒有答應，鼻孔呼喘着氣，急急在掏錶，嘴裏念着：

「從馬蘭到布克力……」是計算時間。

「所以，布克力是西部全線的生命，是××區的保障……犧牲是……」特洛說到最後兩個字，有些顫抖了。

有的對於調阿弓到布克力是覺得有遲疑的餘地；阿弓怎可以指揮五千人的隊伍？但是却想不出別的方法。

阿弓沒有什麼議論，最後，他向各同伴又像對自己說：

「守到死存我一個人，一枝槍，還繼續着……直到……」

「不，不，阿弓，集體是愛護你的，像保護集體自身一樣……只要你死守到明天晚上的午夜後，超過這限定，不干你個人……」特洛急說。

司令官接上：

「阿弓，記住，只限你死守到天明天晚上的午夜後，就得了！就了不起了！」

當阿弓奔到布克力的火線時，他並沒有向自己的

同志們宣佈這一點。

敵軍是二萬精銳，分三路圍攻布克力的五千隊伍。已經劇戰了二晝夜。敵軍的衝鋒，是沒有間斷的，一連死傷了五千多，還是繼續殘踏死屍進攻，而布克力的五千隊伍連死傷帶被俘擄快及兩千了。

從這天深夜到第二天的夜裏的十二個鐘頭間，阿弓換了七次馬，自己却沒歇息過。在黃昏的五點一刻，敵軍的右翼已經把布克力的左方的殘兵全部解決了。然而阿弓沒有退却。至深夜十一點，到限定的最後兩小時，敵軍的左翼又解決了布克力的右方，合攏圍住只存七百多人的阿弓的隊伍，直混戰到第三天的早晨，援兵還未到來。阿弓也像忘記已越過了所限的時間。以最後的五百隊伍，分三路退却，退却方法是：兩路反向前方的敵方衝出，而並非向自己的後方走。這結果使高薩克得緩半天的時間才能再越過布克力以下的地陣。

由于阿弓的機關槍聲的使敵人驚異，馬洛將軍下

命令，跟着發出這種機關槍聲的隊伍，要加倍厚圍。
所以另外的布克力的隊伍得鬆了些。

阿弓敗存到幾十騎人馬，機關槍的子彈將完，只得停止再發。這纔使敵軍的追擊鬆些。但是因此，很快的阿弓只剩一身，給一連敵軍圍住在高山下的一處大蔗園內。于是，最後的子彈不能不發。

敵軍重新緊張起來。

阿弓是這樣逃脫了：

機關槍朝東發，人却往北走；立刻又轉向西發，人便往南逃。……

蔗園內早就沒有了阿弓，敵軍纔進去搜尋。但是阿弓已經沒有坐騎，在深山裏又給高薩克追尋到。

他伏在山峽上，朝着由嶺下爬上來的敵兵射擊，敵兵像石頭，一個個的滾下山去。然而，阿弓有些昏亂。他正想：待最後的一點子彈發完，讓敵人來結果他。却忽然腦子浮上同志特洛的影子和聲音：

「……我們的任務還更多，更重要，把自己看成

集體的一部分，敵軍正反動得兇猛……全線正頂危急的時候……」阿弓的眼睛閃閃着那兇猛的隊伍，向布克力越過去的瘋狂的……

於是，阿弓立刻把他的唯一的伴侶，手機關槍，用力擲向相反的去處，然後越過山後，像一陣驟風，迅速的消失了……

現在，夜正在顫抖中，阿弓是只存個單身。

「……敵人那兇猛的隊伍，向布克力越過去，再越過去，殘踏着自已的無數的農工兵兄弟們，再越過去……」

阿弓突然在深林裏顫抖起來，腳步聲在沙石上旋轉，隱沉中夾着尖銳的音調，萬千的不安使阿弓開始腦筋昏亂。

荒山之夜的恐怖，腿上的傷痛，飢餓，困苦，阿弓沒有感覺到，只是頭腦像火在燒。他像無目的地，向深林內行去。

在雨夜的淒涼裏，阿弓的負傷的不調整的腳步聲

，散亂的，高的，低的，遲緩的，有如遠征的馬之蹄
，疲困的擊着崎嶇的沙石路程，而却非常清晰的響現
，讓冷風飄送着，這是哀苦之曲，又是悲壯刺人之
音！

梅特

阿弓的心裏，飛進了這個既沉鬱又像快要爆炸的
巨彈的梅特市。這不似冷絕的荒山，又不似前線那麼
緊張，熱烈。可是阿弓敏覺有一種新的東西在他的心
裏燃燒起來，在吸引着他。

那就是梅特了。

那裏，是敵人佔領着的一個頂重要的大城市，但
同時恰好是集體的秘密活動的中心地，兩個尖銳的爭
鬥對立着。那裏，殺害是和前線一樣的劇烈。

阿弓躲在大洞內，眼巴巴的在等着天明。粗大的
手指，銜在牙齦間。

現在，阿弓腦筋非常地清楚而且簡單了。

馬蘭城的司令部那裏緊張的氣息，同志特洛最後的吩咐：

「……到了最後……迅速逃到梅特集中，全綫正陷在最危急中，×××正需要你這樣的同志……先去找×.×××××，然後再見布塞雷同志，立刻會分配你重新到前線和敵人拚命……布塞雷同志還是你從前的難兄弟呢？那更是再好沒有了。」

阿弓的拳頭捏住，牙齒露着；顯出是滿意的，倒反覺得特洛像一個慈愛的父親，使他的孩子非常的快慰。接着，布塞雷同志沉穩而又熱烈的容影，又使他感着心裏滿充實的。在這慘絕的荒山之夜，殘敗的陰鬱消散了。再也沒有什麼使阿弓煩心的事。待天明：

「立刻到梅特去就得了！」

阿弓走得傷腿已經更作痛，躺在一處已經沒人烟，只存瓦牆的灰碎和荒樹的鄉村前的路口，秋天的太

陽懶洋洋的，一切顯得很悠遠，前面隱隱來了一個人。

阿弓像條蛇爬進長得特別叢長的亂草裏去，但望不見來人，于是又急急換了一個草窩，藤刺裂着他的皮肉，他却從草縫裏射着炯炯的目光，摸出手槍。

阿弓放了心，原來只有一個。而且又辨別出了這也是一個逃難的傢伙。像負着重傷，就倒在剛才阿弓躺着的路口。荒落死寂的鄉村，突然發出了怪驚的笑聲，阿弓悄悄爬到來人的背後。

地上的來人臉孔變色：

「……阿弓！」是同志波萊。

波萊熱烈起來了，他們握手談着；但談話使阿弓的臉孔陰鬱，他搖頭。

「我就是要到梅特去找關係呀！可是不得不折回來，我也知道全線都在危急中。……可是，敵人正兇，梅特施行緊急戒嚴，馬洛將軍這壞蛋下令：有確實密報，漏網的暴徒，都向梅特集中，嚴緝格殺，違

者同罪。梅特的敵人正在瘋狂的殺戮我們的同志……而且，最要緊的，許多同志被俘，成了叛徒，在專導捕自己的同志……阿弓，爲了你自己的生命，爲了集體，你都去不得，太危險了。」

阿弓緊緊握住波萊瘦削的手。目光顫抖，向着漸漸疎淡起來的天上的白雲和陰暗的黑雲的交織處，太陽又西低了。而波萊薩勒是不安的看着仍握在阿弓手裏的手槍：這傢伙怎麼還敢把手槍帶着？

「不！」聲音陰鬱，無力。搖搖頭。

「唉，同志，我是非常敬愛你的，可是我不能不以一個同志的資格，向你勸告：你冒險到梅特，只有把一個同志送到敵人的手裏。」

「不！」

「何況你的腿又受傷，身上還有其他傷痕，一逢到查問，不消說就是完了！還是暫逃向附近鄉村裏去求醫……這才是解決的方法。」

阿弓在磨着他的牙齒。

「……哦，薩萊夫這鬼，敵人的督察長多兇！」
波萊像自言自語的說。

「誰，薩萊夫？」這名字在阿弓的耳朵內覺得很熟識。他又忽然想起臨離馬蘭城時特洛的低聲的——到梅特要細心，謹慎，敵人的偵探隊在薩萊夫的領導下是非常厲害的；但是薩萊夫這名字，他沒有記住！

阿弓覺得有點討厭波萊，心裏很煩燥。而波萊薩勒又仍一逃套的說下去，使他心更亂！非和他一道套到附近農村去求醫，是錯誤的？

殘秋的风，一到近黄昏，就更加急冷起來，吹起地上的灰塵，太陽早就悄悄的落在山後了。陰淡，散亂，草木在淒奏，蕭蕭瑟瑟，阿弓只冷冷的呆住着，脚老在地上劇烈的磨擦。

「怎樣？走吧！」波萊忍不住。

阿弓像給他這話點悟了，突縮皺着兩抹濃眉，拉起波萊：

「好，走了………。只有到梅特去找關係……」

波萊失望得非常吃驚，聲音含着深重的哀惻，像
流淚。

最後又使波萊俯着頭，有點不能仰視，只把目光
對着阿弓腿上的傷處。波萊勸阿弓到梅特去，手槍是
千萬不能帶的。于是阿弓緊緊注視了波萊然後說：

「那，交給你！要把子彈打死多幾個敵人，現在
我，完全……。」擺開兩手，

波萊的心顫震起來，阿弓的話像一陣號呼的暴風
……他像受什麼感動，伸手去摸摸阿弓腿上的傷處，
要阿弓給他仔細看看，傷是否重輕：

「……同志……」尖而又低的音調：「有沒有子
彈在裏面……傷得厲害不厲害……」

然而，阿弓不管這些，終於獨自走了。向：

「梅特」去。

三

阿弓正在途中愁着敵軍的再越過布克力以下的陣

地，担心馬蘭城的司令部裏的恐慌；又因為受傷，所以走得很緩，而更加苦惱；馬蘭克特城，却由於特種事件的發生，——在鬥爭和隔絕中，所常有的誤解。阿弓同志的問題，被劇烈的爭論着。

前三年的頓陵岡之役的阿弓同志關於機關槍的故事，亦因此重新被提起了。

那約莫是阿弓將近梅特的時分，在一個沉鬱陰寒的午後，馬蘭城的司令部接到來自梅特的密電，重要的同志布塞雷犧牲了，被投降敵人的同志領導薩萊夫底下的偵察隊所破獲的，在被捕後的十三小時內殺戮。這更加證明：這役戰爭的慘敗，被俘的同志轉變是確實多着。本來，集團的中心，早已下令囑梅特秘密活動的同志們當心；而布塞雷同志還竟受犧牲，於是同志們是差不多一致的更加證明是大家所懷疑的那個人了——這一定是一個重要的同志投降敵人幹的；而且，也一定是和布塞雷同志有較特別的關係的。

司令部的會議上，同志們的目光多數集中到特洛

的身上來，而特洛和贊成他的主張的同志，這下子確實有點動搖。特別是特洛的臉孔陰沉；雖然還鎮定，却不像以前那麼熱烈而有力的說話。

彈劾向特洛克夫發了。

當敵軍剛佔領布克力，正是阿弓敗走到單身逃入荒山之夜；深夜將破曉時，馬洛將軍正下令全部出發，限七日內攻毀全線，和其他各部集團馬蘭城。就恰好遇到大部援軍。原來援軍之所以遲到一天，是在中途的受襲擊。援軍以十一小時的猛戰，把敵軍趕出布克力，使布克力又重新在羣衆的歡呼中：

「布克力萬歲」！

在這裏面，追擊敵人的敗軍中，俘虜到了爲一些同志所識別的一支機關鎗；那便是阿弓的那枝頂有名而屬他個人所慣用的手機關了。這恰好是同志們正在歡呼死守布克力的同志：

「阿弓萬歲！」的時候。

於是，同志們突然的受了震驚。

阿弓拒守布克力的結果，簡直連剩下一個殘兵都沒有。

爲什麼得到的報告是：當在最後的危急時，隊伍反投向敵方去，而不退回自己的陣地？這是不能不生疑。找尋不到阿弓的屍身，他的隨身的機關槍竟在敵人隊伍內，好像是被特別的帶走着。而問題被注意之後，馬蘭城的司令部正在尋等阿弓的消息：怎麼又沒到梅特呢？如果按照命令，在敗後逃到梅特，早就該到達。

「不得了，正正是命令阿弓去找布塞雷，只有阿弓纔最明白布塞雷的一切；而和布塞雷發生直接關係的同志，又都沒有發生問題，那麼 阿弓是怎樣了呢？」有同志說。

但特洛的爭辯，受一度意外的急劇的震動而碎亂之後，慢慢又重新恢復過來。他的思索全陷在阿弓過去在集體內所表現的一切的行動裏，而使他仍舊受阿弓的吸引。他從這次戰爭的和阿弓有關係的一切，直

追溯到頓陵岡之役的阿弓的名戰，爲集體內的同志們所週知的事。

那正是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反攻最猛烈的時候。阿弓受傷退回在東部的最後防線。那時他雖受過幾年的鬥爭的磨練，但仍是一個不被注目的同志。

連月，從東部的前線到第三防線，第二防線，都給攻破，而到東部全線快覆滅的最後防線。全線的士兵，同志，給高薩克搗毀得七零八落，大部分死傷散亡，是最易動搖的時期。

阿弓雖然受傷，但已醫治好，被命令頓守着後方，對前線的情形，仍非常關心和明白。正在東部的每一片陣地都起了號泣，顫抖，破碎，死傷，轟炸，焚掠，散亡。阿弓同志的營內的頓守後方的隊伍，全開到前方去。密密的急報不斷傳來只有退，前面隊伍都在潰敗中節節後退，無數的敵軍，從四方八面圍攏來。所存的一些同志們，都決定只有逃走，已經毫不能和無數的敵軍對抗，是沒有一點希望了。他們要拉起

阿弓逃走；阿弓沒有方法制止，爭執的結果：他的槍扭開了，打死兩個堅持逃走的同志。

最後，營內全空，只剩下剛要逃走的兩個同志給他喝住了。

每架約莫百多斤的兩架機關槍，和許多匣沉重的子彈，是阿弓緊緊注意着的東西。他命令兩個同志——先繳了兩個的手槍後：

「一個背一支機關槍，一個背全部的子彈。」

他自己身上背了兩大匣子彈，然後負起頂大的一支機關槍，還有一隻手握着裝上子彈的手槍：

「走！這是我們的責任！」

那兩個同志照樣的做了，但身體是畏縮的，像站不起來，一個年青的流淚：

「同志，向那裏走呢？要向那裏去尋死呢？難道我們三個比千萬大眾更兇，能抵住無數的敵軍？你說個理由，我們死也好。」

阿弓頓腳：

「同志，我們×××是怎樣發生起來的？要退，也要這樣退，走：求你，同志！」

只聽見那三個的喘息。

默默的一個，坐下地去了：

「這樣走——阿弓同志，這不是等敵人來結果我們？」

阿弓更握緊鎗：

「走吧！不要叫我的名字，叫×××！」

那個害怕的，掙扎的站起，跌下去，又爬上來，他怨憤和氣恨得有點發昏了，渾身在抖。出發時流淚的一個，閃閃着目光，對着阿弓，說不出話來。

阿弓的頭腦像給烈火在煎，他急喘息着，在拚命運出體力。腦內要想，眼睛要看住前兩個同志；又須用一手握緊手槍對着防備，機關槍的重量壓得腳發酸，肩頭痛，要用手托住，耳朵要聽。他忽然綳住眉，斜睨着兩個同志那向前灣的腰，猛覺得好像連自己都落下淚來。

越山過嶺，流淚的一個，他再不敢把目光接觸到阿弓，只在尋思：這是什麼理由呀？還不逃生！要等敵人來活埋……但這念頭，一方面是在經阿弓的沉定，猛烈，耐苦的氣魄所溶解。

走了半天，默默的一個跌了上十次。阿弓和年青的一個，脚都跌得破皮流血；但三個還闖着荒絕的山窩走。

正在一處山路盡是些尖碎的石子，和藤刺的轉角，默默的一個，忽然把機關槍和人一齊猛倒在阿弓身上，阿弓給壓下去。立刻伸手扭住阿弓的槍，兩個在翻，打成一團。

年青的同志手脚都發抖，吃吃吃，說不出話來，滿身背着的子彈仍沒放下，兩種東西在他的腦內交戰，使他有些昏，不清楚。

突然，他彷彿聽到遠處的槍聲了，心一動，定眼一看，給壓在地上的阿弓張着大嘴巴，嘴巴旁現者一片過去受傷的疤痕，口裏噴出像霧一樣的急氣。因

臉孔碰着地上的石子，牙齒染滿了鮮紅的血；但是，一隻黑油油的眼睛放射着堅定，燃燒着慈和的目光。他立刻如同夢醒，而又慌亂的急上前用着一大匣子彈向壓在上面的一個的頭猛摔，再用力把他拉下，於是，阿弓爬上來。

但阿弓沒有開槍，他喘着叫：

「滾」！！

用手去拉起想弄死自己而逃走的同志：

「怕死的小子，滾！」

年青的同志非常駭異，仰着雙手，呆呆對着阿弓看。阿弓目光碰着他，他的眼眶在滾着閃着光的淚珠。兩個，一齊轉動腳，抱在一起，年青的又流淚了。阿弓說：

快，快走吧！那裏的槍聲？

年青的依舊背負那麼多子彈，阿弓背着機關槍急急向前闖去。但遺留下一支機關槍，和那一個。

看看近黃昏，四處的槍聲漸密，阿弓問：

「這裏是什麼地方？」好像有點茫然。

「近頓陵岡了吧？」頓陵岡是東部最後防線的一個要隘。

阿弓幾乎要跳起來。

兩個影子在槍聲漸密中，更急得顛簸的閃動着，
黃昏落在蒼茫中。

進入一座高巍的山，只有一條小石徑灣曲伸入，
水聲，削壁，風聲，槍聲，暗沉，混成一片欲淚的情
調，遠處人馬聲嘶亂。

在一個山峽間，兩個停下來。

「就在這裏吧！」阿弓說。

機關槍還沒有架好，荒山騷動起來了。

恰好就是阿弓這師裏的所殘剩的千多人，像崩潰
的石堤的陷落，給敵軍追擊得沒有一點接戰的能力，
久戰的負傷，飢餓，困頓，只在敵人的炮火轟炸下，
拚命逃走的退到這裏。而敵軍就緊接在後面襲來，槍
炮聲里辯別得清楚了。阿弓拚命的叫喊，毫不能止住

慘敗的殘隊的狂奔，回頭來共同抵抗。這使阿弓心驚了，我們的隊伍，竟到了這樣子……

這山峽間，已經像落下雨點那樣密密的子彈，火光在黑暗裏閃爍。於是，阿弓的機關槍開始射擊，密密，而且都猛烈的落在敵軍的身上。

這意外的頓挫，使敵軍不敢放胆前進了。而阿弓那驚人的機關槍聲，便像有無限的力量，使向後退的自己的殘兵，那倒在地上向下面的敵軍射放。

於是，險要的山口都架起機關槍，阿弓的機關槍的子彈也充足了。敵人的先鋒隊一個個滾下山去。

槍聲一直繼續轟到深夜。

阿弓左手的大姆指去了一個，那年青的同伴在替他裝子彈，他的右手不息的揮動着。

敵軍的死傷太多了。

但是敵軍跌下去越多，爬上來的也越多。阿弓的發機關槍的地方，盡是子彈射到，阿弓只好倉皇退走。

正是快全部給敵人殲滅的時候。

阿弓的隊伍想爬上對面的高山再守禦，敵軍的礮火却使隊伍都倒下去；但突然從高峯上閃起子彈飛出的火光，又密密響出無數的機關槍聲，迎着敵軍掃射。

阿弓他們又得重新守禦住。原來是反對阿弓的無理，而要弄死阿弓的那個同志，當他給阿弓翻上來，正想閉目待阿弓的手槍對準他的頭射擊，而阿弓却叫他：

「滾！」的那傢伙。

結果正相反，他緊緊捏住那架爲阿弓和年青的同志所不能帶走的機關槍；而後來趕上去，就這樣的做了，還招了幾十個自己的敗兵，在這要緊的山峯上等待敵人。

當他一面掃射着機關槍，一面看着追上來的敵人，一個個中着子彈，像粉碎的大石，在半山紛紛跌下山坑，深窩，石壁樹上，而自己的同志在礮火彈雨，

烟迷，灰塵待死中勇猛的爬起，他清楚的想着：

「這是誰給予的力量……」

因為這樣，頓陵崗依然在布思威特克的手裏，而沒有完全給敵人毀滅。

特洛克夫同志一提起這故事，他就堅決的說：

「阿弓同志是不會投降敵人的，過去的許多行動，就足夠保證了。」

「然而，頓陵崗之役，阿弓是緊緊把機關槍冒死帶用，這次呢？阿弓不退回，反投向敵人的隊伍去；且他慣用的機關槍在敵人的手裏了？這怎麼解釋？」這是反駁者的話。

爲了整個的集體計，馬蘭城的司令部不能不密電傳告梅特的同志們：

「要當心阿弓和偵探阿弓的下落。」

四

這傳告和阿弓一齊到達梅特。阿弓是賴在途中逢

到一個鄉村的農民同志，給他弄好傷口，息兩天，才送他上船而去。

現在阿弓非常自慰，立刻去找××××，然後便可以見到布塞雷。因為布塞雷的行動極端祕密，要經過許多灣曲才可以會到。

阿弓見着他的同志。

兩個走着。但阿弓忍不住，低低說：

「頂要緊的是見布塞雷同志。」

「誰？布塞雷，受叛徒的告密犧牲了。」

阿弓的腦袋在幌。

「你是誰？要見布塞雷同志？」

阿弓過好一回才暗沉的說：

「阿弓。」

「阿弓……是不是阿弓？」

「是。」

那同志突然拔出手槍，正用驚疑的目光朝着阿弓。阿弓茫然；但大約是有什麼不平常的人在近旁吧，那同

志忽然一閃便不見了。

阿弓拖着沉重的脚步。

到晚上，阿弓在問路。他還沒發覺屁股後頭，早就有人跟着他走。

「從這裏一直走，再轉灣就是了，我領你吧！」

「那真謝謝了。」口音一聽就知道並非梅特的人，是鄉下老。

轉了幾個灣，到一所高大的樓房前，門內外盡是威武的警士。

偵探領了阿弓到這兒的。

阿弓這纔明白過來，冷冷的。

竟這樣嚴重，阿弓覺得意外，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只有担心身上足以累及同志的東西，他整個的腦子便首先給這東西盤住。

警上正虎虎的監視着他，快要搜他的身上了。阿弓臉孔發熱。忽然，一件小東西朝嘴裏塞，警士要叉住他的喉嚨，阿弓的白眼膜一轉，小東西已先滑下去

了，才放了心。

但後來警士滿意的笑了：

「蠢傢伙，這東西就足夠證明你是一個暴徒，得殺頭了。」

因為警士搜到阿弓繃傷那條帶子，可是阿弓滿不在乎：

「哦，東這西……」只是微覺自己有點疏忽。

問了一番，然後釘鐵鐐，推進牢房。

陰沉，絕寂，鬱鬱如焚的牢房內，起了波動了。一共有六張不同的臉孔。其中佔了五個政治犯。

「怎麼被捕的？」第一個態度從容而關心的問。

「問路問到這裏來的。」阿弓很平常的回答。

「那又是什麼案子呀」？第二個有點莫名其妙的，他是個盜犯。

「說我是得殺頭的暴徒。」阿弓想了一想，纔說了出來，覺得不妥當似的。

第三個聽了，他憂鬱蒼白的臉色，顯得緊張，挨

近來問；

「那是怎麼樣的？是不是也是政治犯？」

阿弓望望他，點了頭。

他更起勁而又不安的再問：

「有沒有證據？」焦急的。

「怕有許多證據。」阿據覺得他問得有點特別。

「那怎麼辦？」第四個吃驚而恐怖之急問。然後上接「我倒沒有證據，可是……」搖搖頭。顯得他是非常擔心於案子的輕重和能不能釋放。

「有證據那就沒法了，不轉向，就是——」第五個說。他也是有殺頭罪的，可是轉向了在待釋中。

阿弓覺得怪，彼此是陌生人，却像和他們有深切的關係似的，只是五個是五樣氣息，五種不同的樣子。於是，他帶着奇心打四週望了一望，最後看到第六孔，靠在鐵欄上，摸着下把的鬍子，默默的，坦然有沉思的樣子顯得自然，幽靜。阿弓的心情稍鬆了一點。

第一個緊緊注視着阿弓，目光是脈脈的，慢吞吞的說：——有點像個老朋友的態度。

「在這裏說話要小心點……」

阿弓心裏正感着點親切，味道。

第三個又遲疑的問：

「許多什麼證據呢？那你要怎麼說？提審的時候。」一串帶着憐憫的音調，憂鬱的飄出來。

阿弓的右手有意無意的伸上來，顯出缺了二個，這隻手拉起褲捲，顯出正在爛養的傷口，大家駭然了。阿弓也像有點興奮而決然的撩開衣裳，背上，腹部，露出兩片傷疤，然後冷冷的說：

「這是沒法藏過的吧！」

大家只是現着更驚異的神色：

「……………」

一會，阿弓指着自己腹部的傷疤…

「子彈碎還在裏裏，今年才受傷的，醫好了却拿不出子彈……………」阿弓的話，蒙上一層陰沉決絕的音

調。

「那可危險？」是第三個說。

「那怎辦？」第四個，和轉向的一個，不約而同的驚問。

「那，在他們的手裏，還有什麼話說？我打死他們多少！——」。

第一個和默默沒說過話的，對阿弓集射着異常關心親切的眼色的，顫抖着熱烈的光輝。第一個覺得他剛才所吩咐：在這裏說的話要當心是多餘的了。

「那要趕快準備好口供呀？」那個盜犯說。

阿弓對他看一看，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回答。

第一個忽然拉住他的手，閃着光的隻眼，逼着阿弓：

「那你怎麼決定？我也是……。」

「那有什麼決定！我打死他們多少，讓敵人活活來處治我就完！哼，我打死他們的人，算不清。」阿弓覺得他這下子說了一大串流利的話，使他心裏很痛

快。他便立刻做個手勢，眯斜着雙眼，一個開機關鎗的姿態活現了：

「拍拍拍拍……」

手放下來，吐了一口氣：

「曉得這樣，機關鎗也不掉了，多開幾響，讓媽的……」話尾很沒氣力。

那個盜犯覺得這傢伙是怪人；他似乎不知道這是獄牢啦，那轉向的有點呆然。但在第三個第四個覺得這太擾亂了他倆不安的心，是太可怕！而總以為這樣是不妥當；那，這傢伙只有鎗斃。

「好吧！」第一個又握住阿弓的手。

於是，大家沉默着。

統治者對阿弓非常重視，先叫醫生，給阿弓醫好傷口。

一個陰沉的午後，外面在喚出阿弓這聲音，突破了死寂的氣氛，牢房內迅速起了急劇的顫震，恐怖，大家的目光都極度不安的齊集在阿弓的身上。而阿弓

正正想起一件事情，急拉住同志問：

「布塞雷同志是誰告密的！告訴我。」

「白林……」話未完便中止。

阿弓沒聽清，鐵柵門已開，大聲的叫：

「阿弓！」

這聲音使同伴們的肉在顫跳，阿弓昂然站起來，
嘴裏輕念着……

「媽的，嚇死人！」

這纔有點給他覺得心煩，敵人的臉孔，增重了他的憤恨。

五

阿弓以爲是要提到排列着許多威猛的警士的刑堂去，大大的拷問一番。

沒想到跟着走上許多灣灣曲曲的樓梯，四處肅靜，只有穿黑制服的把門，站崗的警士而已。推進門去，一連相通的幾個辦公室，裏面多半是便裝的人員，

對着阿弓點頭：

「坐」輕輕的說。

阿弓有點莫名其妙。看看，他呆住了。那個同志，那個是敵人，那個是囚徒，分不清楚。就坐在阿弓的前面的台邊的，默默的望一下阿弓，看一下台上的公文，手裏的筆動一動的人，阿弓覺得面非常熟，是認識的，曾在會議上逢過幾次，可惜沒記得名字，當然是同志。而現在怎麼在這兒——哦，哦……好一會阿弓才發覺自己的腦筋太笨了，這就叫做轉變的同志吧。

左旁的台邊，一個審問人，一個青年女子，頭髮蓬亂，女子拿着筆，停在紙面上：

「怎麼寫呢？我不曉得。」話很孩子氣，含着憂鬱，厭倦。

「照實寫呀，政治意見，組織關係……」

門又閃開了，進來一個穿睡衣的人。阿弓聽到開門聲，回過頭去：

「哦……」是被捕不久的同志。

「阿弓，哦…」

「那更好了，都認得的。坐坐坐，抽烟不？」，
作為審問者的同志說。

另一個審問者上來問：

「怎樣，考慮有沒有結果？」

「什麼？」

「覺得怎樣呀？有沒有決心轉向？你看，這麼多人
都轉向。」

穿睡衣的同志聽了轉提不起精神，坐下去。

右側一個正在轉向的問：

「那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放我出去：我的手續不都
做好了嗎？自首書也填過了。」

「嗯，當然快點辦理，放心多住幾天。」

問的人覺得失望，憂鬱不過的。

像一盆冷水澆下阿弓的頭，他微微顫怔着：

「這是什麼話呀？」

「你叫什麼？」

「阿弓」重新看一看然後說。

阿弓是認得一些字的，公文上盡是關於他的事情的報告。這使阿弓吃驚；敵人這樣可怕呵。

「你說罷！」

「說什麼？你們不是比我自己更清楚。」

審問的笑一笑：

「那麼，你現在怎麼打算？」

「怎麼打算，我打死了算不清的……。」裂開兩片厚嘴唇。

「冷靜一點罷，仔細想一想，這裏有生死兩條路。比你重要十倍的都轉向了！不要執迷不悟，×××一定要消滅的。」

「你是怎麼說？」阿弓問。

「這是你自己的事啦！你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我打死了你們底人，現在，輪到你們來打死我就——。」

「問題不是這麼簡直呀，你自己冷靜的想一想吧。」

「就是這樣想。」阿弓覺得非常意外，而又意外得乏味，討厭。他以為可以和敵人罵一罵，纔吐氣呢。」

審問者出去了一會，又進來了。他不住看着阿弓發笑，然後慢慢說：

「阿弓，你在做夢罷。」

阿弓實在有點莫明其妙，這些是什麼玩意呢？這樣胡扯。他想不出話回答。

「告訴你罷！」隨即拿出公文：「×××已經說你是叛徒了，你還不醒悟……」

阿弓本想看一看公文，給他這一說，索性倒不看了。而且，立刻下了個判斷：

「當然，這是敵人慣用的技倆，挑撥，欺騙；阿弓絕對不會上當。」

於是，阿弓笑了。

這弄得審問的呆住。遲疑一回才接上：

「你不相信，那麼，我全部告訴你……」他擇着公文的要點念着。

阿弓彷彿不願聽進去，只是有些地方不知不覺印進去：

……馬蘭的暴匪們，因捕獲布塞雷而更加證明阿弓是投降我們了，已下密令給梅特的匪黨，要當心阿弓和偵探阿弓的下落……」

中間一段，却没有念出：

「這是一個機會，捕獲阿弓，要加倍注意，利用這機會，使阿弓給我們用，再破獲更多更重要的敵人……」而被急急遮過去。

然而阿弓正在想着：敵人是非常狡猾，奸詐，自己必須非常當心，才不至上了當。所以審問者所念的話，恰好給這東西消解了，而不能侵入阿弓的信念裏。

念完了，審問者的態度更加溫和親切：

「我是特別關心你，你想一想罷！現在，×××全抹殺你的功績，而誣陷你爲叛徒，你還有什麼理由留戀牠呢？唯一的生路，只有醒悟過來，來爲政府效力，馬洛將軍一定會寬恕你，他非常稱讚你呵！你到政府來，也一定可以做團長，我敢担保。你不能這樣愚蠢的犧牲你的生命……你冷靜的想想吧，我們好好的談一談。」

這話是說得太婉轉，流利了，阿弓不想聽卻聽了進去。可是，進去了又跑掉：

「見鬼，這當然是無恥的敵人故意和我搗蛋而編出來的謊話。什麼鬼計都做得來的，同志特洛，最愛對同志們說這話，和：當心上敵人的鬼當，堅決自己的信念，敵人和我們×××是生死敵人！」

於是，阿弓又坦然：

「你說這些，打算怎樣？你知道，我打死了多少……，而我們又給你們打死了多少，這有什麼打算不打算？」

在旁邊的陪審者，突然變色了，伸出手掌，像要打，大聲的叫！

「混蛋！你這壞東西！不要理他！

阿弓豎緊身，沉沉的回說：

「不理老子纔好，誰要你理？」

小小的糾紛，又給排解下來。一個二個三個，換了幾次審問者，勸解了許久，阿弓只是那幾句簡單的舊話。而且厭倦：

「我下去了。」

停止了審問。幾個審問者在商量：這樣頑強，只有呈報督察長薩萊夫取決了。

薩萊夫，十年前的主角。

于今才重新出現在阿弓的面前。

薩萊夫，身上的金黃色徽牌閃着光，在案前翻公文，現出非常的驚疑：

「阿弓，頗莫可溪……………」

他緊張，忠實于他的責任，但他不像阿弓那樣連

薩萊夫這名字都生疎了的忘記阿弓這兩個字。原因是這在十年前，薩萊夫每天的嘴裏離不了『阿弓』，而阿弓嘴裏却只是離不開『老爺』而已，且薩萊夫這名字，在阿弓的腦內，已沒機會潛進去一分鐘，在阿弓的戰鬥生活中。

阿弓被提在候審室裏：這回又要弄什麼玩意呢！

退還傳來皮鞋聲，警士們頓然嚴肅起來，互望望。絕寂的沉靜，和尖銳的皮鞋聲：『咯，咯，咯！』

正成兩個相反的極端。

突然。

薩萊夫和阿弓兩個臉孔都一齊呆住了。

兩個腦海都在翻騰。

一串長長的往事，折成了許多段。

在阿弓，

在薩萊夫

，的腦內飛閃，疾擊。

.....

事情是發生在頓莫可溪的一個美麗的寡婦身上。

一隻，大地主薩萊夫的愛馬，渾身雪白的白馬。正是一個化雪的冬天的中午，白馬不在曠場中奔馳了。

頓莫可溪堤上，楊柳枯了，樹林灑着白雪，溪水潺潺，在冷風裏泣奏；明天，便將有一個美麗的婦人，給不停流，流不盡的頓莫可溪飄去。

一個木架之上。

一個給脫得赤條條的美麗的婦人，兩隻乳頭，像兩顆熟垂的葡萄，可是，葡萄將枯了，又沒有人敢把牠摘下。

繩子把婦人縛住在木架上了，冷風吹得她渾身顫抖，顫抖，雪白如銀的冰肌，刻上鞭痕，冷薩萊夫的馬鞭痕，紫的，綠的，紅的，斑斑，片片，腹部在微漲，在低落，兩隻嫩美的大腿，恰成一個人字。

頸，臉孔倒垂向後；頭髮是修長，蓬亂，幾乎觸地。淚，濕粘了眉毛；紅唇，給她自己咬破了，鮮紅

的紅汁染着，牙也染紅。烏溜溜，脈脈，憂鬱的眼珠子，看不見了。

薩萊夫的白馬自馳上奔堤而來。

薩萊夫跳下來。

美麗的婦人的哭泣聲啞了，現在又嗚咽起來，如同莫頓可溪的夜潭的鳴……

薩萊夫的馬鞭，代表莊嚴神聖的頓莫可溪對這婦人的刑罰，又在飛揚了。

接着，馬刑開始。

這方法是誰想出來的呢！

讓馬，向婦人的下體迸發獸慾。還要兩個馬夫服侍。

「啣……啣……啣……」

「啣……啣……」

「……………」

「……………」

慘呼的聲音，不斷從稚弱枯竭的喉嚨內迸出，但

很難辨清是怎樣的聲音。

馬蹄在擊地而響，

馬蹄聲的喜揚，

和婦人的慘叫，

混成一起……

是要讓馬把這冰玉似的美婦人弄死，到明天，把屍身掉下頓莫可溪潭。

頓莫可溪的鼈頂多，頂會咬死人，水面上常搖着鼈的可怕的頭。要是明天還不死，推下潭，是再適當沒有了。

地上滴下點點紅血了，血瀟頓莫可溪堤上的枯草。

聲音越叫越像撕破的喉管裂出的哀音。

低。

尖。

下體越擺動，顫抖！手，骨，總之，全身沒有一點不在燒，在碎，在跳，在裂……

圍看的人們，多半是猜中這事情的內幕。

而裏面高大的阿弓，薩萊夫的奴僕，他是曉得最清楚的。

他私私在揩去快滾下來的眼淚。

因為當薩萊夫看上了這美麗的寡婦之後，一切的計謀，是阿弓忠實的聽從主人的命令而進行的。

但結果失望使薩萊夫太憤怒了。

不久，薩萊夫探聽到這婦人已私通了一個青年。

于是，以頓莫可溪的威權者。把這美麗寡婦上馬刑了。

晚上，薩萊夫非常放胆，只叫一個忠實的奴僕看守着馬刑後待斃的婦人。

木架的婦人，只有冷風刺裂她的肌肉，她的呻吟聲，在瑟瑟的落葉中，隱約辨別不清了。

阿弓，曾因為主人的事情，而下過頓莫可溪潭，所以他是領受過了鼈的狠毒的小嘴巴的他的肉在替這婦人顫跳。

晚飯，薩萊夫的家裏熱鬧非常，但阿弓吃不下飯，他只覺得他的心卜卜的跳得他行坐不安，連自己都有點不大理解。

頓莫可溪，誰都知道阿弓，給主人最苛待而仍是忠實，忍耐，服從主人的一個最良善的奴僕，連他的已死去的父親，也是一個少有的順良的奴僕。

薩萊夫的奴僕們，是沒有若干自由的。到夜裏，前後的大門上一鎖，在裏面的奴僕，飛也飛不去的，薩萊夫是過於精明與威嚴了，誰也不敢觸逆他。

深夜了，伏在高牆內的空角落，大風刮得阿弓戰慄，滴淚。

後面堅高的圍牆下，一個小狗洞！悉索索許久，鑽出一個高大的影子，向暗沉的田野飛奔了，夾着一把刀，一套棉衣，一雙鞋。

堤上疾閃這個黑影，爬，跌，逆風吹得急劇非常，熱烈，堅決，恐怖，悲壯。他最擔心可憐的婦人死了沒有，她死了，恐怕也跟着會毀滅了一個年青人吧。

兩個黑影爭鬥的結果，一個看守人給推下頓莫可溪去。阿弓，趨向木架。人還微溫，使阿弓鬆了些……但他扶起婦人，給她穿衣，像扶着一具屍體，淒咽的，嘆息的，若有若無：

「……哎……」頭垂下去，倚在阿弓廣闊的胸膛
阿弓失望，着急，輕輕的：

「快逃，快逃，這可怎辦？苦難的人……」

阿弓有點懊悔……這可怎辦？我再有什麼力量呢？
阿弓只有担念這點兒，

婦人連站住都不能，只低低盪着無聲的嘆息。

阿弓她拖上背，向堤灘下去。頓莫可溪整個兒，
阿弓都熟識的，那處淺，那處深，何處可以過去，他也清楚。

他的雙腳在冷冰的水裏一步步的移動：

「那年青人？唉……苦難的人……」

對岸跳下一個黑影子，在沙灘上飛，雄壯的。這正是阿弓念着的那年青人。

婦人移在年青人的背上，兩個男子緊握着手，阿弓說：

「快逃命！苦難的伙伴……，救救她！」阿弓要走。

「你怎能夠回去？」給拉住。

稍稍遲疑一會：

「不，快逃命！不要管我！」

年青人，脫一隻厚重的雪鞋：

「這給你，危難時自救。」

留下茫然莫知所去的阿弓，茫然換上這隻雪鞋。

風吹得他煩亂的腦袋冰冷了，他所剩的知覺變成：

「我做一件對不住老爺的事呵：罪過……」

黃暗裏，徘徊，躑躅，在頓莫可溪堤下的沙灘，草坡，水邊間。

明天，頓莫可溪村整個狂亂了，這件事情震驚了全村，這是第一次叛逆的來臨。薩萊夫生平第一次威

嚴的被侵壞：一定要捉到叛逆的人，碎骨粉屍

因此便有許多窮人受嫌而遭殃了。

這些阿弓知道。

阿弓藏在堤下叢木亂草的深處，人家看不到他，他聽見堤上紛亂的一切。他還是反復念着：

我做了一件太對不住老爺的事呵！罪過……」

他沒想逃，他的心煩亂：

跪在老爺前面，讓老爺賜一把劍給我自殺……
…！」他覺得這是主人與奴僕間的責任。

「我又累害別人，爲了救人，害人更多，」阿弓想到這點，他是無以自解。

森寒，陰鬱的草窠內，現在，阿弓感到恐怖，惶亂。能立刻跪在主人之前受罪，和解放了無罪的人，那纔是解脫這難堪的方法。

阿弓跪在薩萊夫的面前了。

薩萊夫不只沒有滿足，正相反的：叛逆者竟是自己的奴僕，那侮辱是太大了！薩萊夫的憤恨奴僕，使

他一切的奴僕，都跪在他的面前爲阿弓懺悔，爲奴僕們的罪惡懺悔。

阿弓跪老爺人之前流淚。

「老爺快點凌治死奴才……」

「你閉嘴！我不是你的主人！」薩萊夫無以衰洩：
「你閉嘴，你不是我的奴才！」

一盞油燈，放在阿弓的嘴邊燒，阿弓跪得正正，
頭沒有一點抖動。薩萊夫說。

「你閉嘴，你不是我的老奴才雪林的兒子，你是
妖魔的奴才……呵，呵，你這叛逆者！」

油燈的火煎着阿弓的嘴巴邊。

「嗤嗤……」像燒肉在火上煎着滴下油。

兩旁跪着的男女奴僕俯着頭，不敢仰視，各人的
嘴巴在抖，在發燒。

阿弓遵從的，閉着嘴。

薩萊夫的性子更加火烈！

「呵，呵，你這萬惡的奴才，你這死人！」

他又忽瞥見阿弓的頭髮那麼粗，黑，叢亂，而連叫；

「呵，呵，你這叛逆者！你的頭髮比毒蛇還可怕，更罪惡……」

再添一盞油燈，命令阿弓的頭髮向火，像山着火
了，亂草在燒；

「嗤嗤……」

阿弓的頭仍沒有擺動，眼睛垂閉，只是淚更加多了。

黑髮中紅火越燒越瀰漫……

頭髮沒有被火全燒完，頭腦也沒被火燒完，是跪在地上的奴僕們中，又起了一個叛逆者，把這一場悲劇攪散了。

一個小傢伙，挺起身，踢倒油燈。

阿弓被囚在監禁室的最後一間，當拉他進去時，另一個奴隸，在角落裏遺下一把刀。

三年前薩萊夫從一個捕蛇人那裏，買來了一對大

蛇。這對大蛇善鬥，給薩萊夫看中了。便養在鐵籠裏，放在現在囚阿弓的這監禁室。此刻移動了，把鐵籠裏的蛇放出來，一條守在第二間監禁，把門鎖住了；一條守在第三間監禁室，也把門鎖住；第三間門外，便是一個奴隸守着。

薩萊夫不怕放蛇出來，他自己從捕蛇那裏懂得了可以制服蛇的方法和毒死蛇的草藥。而這樣，阿弓就斷然逃不出去。

明天呢，便要在頓莫可溪堤下寬曠的地方，一個有鐵欄的場所，把阿弓和蛇一齊放進去。

「好，叛逆者，你能空手戰勝這巨蛇，那隨便你，不然，巨蛇是無情的！」

薩萊夫還賞了錢給守門的人：

「你縱使想救他，那兩條巨蛇也放不過你，你當心吧！」

奴才跪下去叩頭；

「我是老爺的好奴才，爲老爺盡忠！」

這傢伙他比薩萊夫更放心，你興奮，安心，把嘴錢沾了酒，靠在門外唱着小調，不時從窗縫深望裏面的蛇，伸伸舌頭。一面偷倒出酒喝一杯又一杯。

門外，還有一隻頂兇惡的獵狗。

這是一個清幽，疎淡，嚴冷的月夜。

三間各具一個相通的小鐵窗，但第二三間有着淡黃的燈光，照出古老，迷糊，灰沈的牆壁，獨最後一間便是黑暗暗的。

屋頂的小天窗給淡淡的月色照出了清幽，灰鬱的容姿，一線淡光映下去，恰恰迎着一個仰上來的臉孔。

像一小座遭火的山裏的一片中，餘燼，赤土，亂灰，燒了一半的樹木，血痕，黑點，這便是阿弓的頭腦和臉孔了。眉毛更像燒過的草，眼睛半掩半開，

慢慢的，輕縮的眼皮，下垂的長睫毛，慢慢的蠕動了，淡淡的反映的月光，接觸到他的黑瞳開始微閃的殘光了。

低悠，長長的嘆息，一聲，半聲，斷續……火紅，紫黑，灰焦的厚嘴唇，也漸漸顫抖，露出染上赤紅色的牙齒。

這樣悠久的過去了，他的，他的目光的閃動更密了。聽，寂寞，幽靜，幽恬，連風聲也沒有。

自己彷彿覺得清醒些了。同時又彷彿覺得如在夢中；週圍的一切，既深切又疎遠似的。跟着夜漸深，田野的蛙聲漸密，在清夜裏，在絕寂中，明澈的侵入他空泛的心腦。

四圍如同鐵壁的絕境，給予一個反動的萌芽。

他發覺牆壁的一處微光。臉孔移近到和第二間相通的小窗邊了。

凝神。抵低的：

「固，固……固……」

像喘息聲，隨着這聲音襲來一陣恐怖。

「瑟索，瑟索……」

使眼睛睜大了，悚然微顫。隨着一陣較高的瑟索

聲，暗淡迷離中出現一條大蛇，像巴掌大的蛇頭，迎着阿弓駭然的目光。

人的喘息聲和蛇的喘息聲混和着。

在人的顫抖的目光裏：

奴僕們中，養蛇的第一年給咬死了一個十五歲的小奴才，今年的春天，咬死了一個老傢伙。那老傢伙的喘息聲，在臨死：

「奴才就是這樣過一生的，從祖宗到子孫……」

那小傢伙憐叫：

「殺死我是養蛇的人……」

剛可以見到阿弓的兩頰吊下淒清的淚，又猛的聽見他在急劇的旋轉。

「明天！」

「鐵籠內的蛇和……」

阿弓的急喘聲清晰的聽到。他的拳頭在槌他的頭腦——我為什麼就該這樣死？活活把我的頭割下來不好麼？

阿弓向四壁射着瘋狂的目光。絕壁上沒有絲毫反
答，只悞上母親的那最後的一聲：

「我担心你不知怎樣的死，像……」底下的話給
母親咽下肚子裏，說不出來吧。

像阿弓的祖父，父親的慘死，這母親早就在阿弓
的童年時告訴過他的。老祖父，父親。都是薩萊夫家
裏的奴才，老祖父因為薩萊夫的父親的事而吊死。父
親到四十歲那年，因過度勞苦，肺病死了。

「我担心你不知怎樣的死，像……」

「這話，立刻像巨礮。震碎了堅壁。當阿弓睜眼
找尋什麼時，淡淡的月光已消失了。

外面風聲漸起。

阿弓的腳踢到一件東西，拿開窗口看，是一把利
刀。他用力向牆上刺，刀停在牆上。他的心情在劇
變。

風聲越高，陣陣飛過屋頂：

「呼——唏——呼——唏——」

襲着樹林，擊震窗戶。狂風帶來暴雨，四處振響，雷聲迸發。

小天窗上閃過幾陣電光。

阿弓蜷個拳頭伸進袋裏，觸到冷涼涼的東西，掏出來，幾乎迸出淚。又立刻嗅出自己牀上的味道，使他醒悟了，

「呵，原來許多蛇藥草……」

萬丈光明馳過他的心。

這是他逃在亂草裏時，無可奈何中，手觸着那捕蛇人私告訴他的蛇藥。

「記住，救救人！」

但阿弓從就沒見過這種草，而救不了人。腦內正深刻這印象。却偶然認出而隨意摘了許多塞在袋裏。

他靜聽，風雨更急烈。

門瑟索的響，阿弓的利刀在鑽動，門已經弄妥了，草給他用手磨爛，兩隻手糊了草汁後，正在尋思。小天窗漏下的水滴恰好滴着他的額，於是，他完全定

心。張開嘴讓雨水流下，等到水滿口，放進磨爛的草藥，兩手裏再捏住兩把，用腳弄開門縫。像隻鬼掌的蛇頭正迎上來，阿弓嘴裏的水一噴，蛇便在地上顛了。鑽出來，一手的藥向蛇頭一抓，蛇身正掙扎的要向人身上捲，阿弓一手把蛇頸鉗住，用力朝牆上猛擲，蛇骨折斷，兇猛的蛇，立刻不能動了。

阿弓蹲在上喘息，細聽。

這悲壯的暴風雨，吞沒了一切，給予阿弓以悲壯堅強的助力。

利刀又在第二重門鑽動。

但是，門堅，刀鈍，用力過猛，刀一斷，人也倒坐下去。

頓挫使阿弓的手腳不安，腳不住踢着地，第三間的蛇聲：

「咕咕咕」和「悉索……」

吮吸着他的心。……………

忽然又發覺左脚重些，立刻使他復活起來，那年青的

話：

「這給你，危難時自救！」

一隻厚重的雪鞋，在小窗口現着。

鞋底縫夾着一把閃着銀光的刀，比第一把好多了。

照樣的破第二重門，殺了第二條蛇。

聽，沒有人聲，只是風雨聲。

阿弓側耳細聽，第三重門了，該有人把守，怎麼絲毫沒有動靜。

血液急迸得阿弓腳發軟，心口急。

守門的人，早就停唱小調，醉醺醺倒在斜過的後大門口的木柵內去了。

而狗洞口已經鑽進一個人。

獵狗溶在血水混合的地土。

這人正爬在地上探望，第三重門便鑽出阿弓來。

於是，狗洞悉索的響聲更大，鑽出兩個黑影，一大一小。小的便是在最後一間遺下一把刀的那奴僕，

他拉住阿弓：

「你在前，快逃，不要回頭！」

田野間飛着二個黑影。

暴風雨後，田野，頓莫可溪的水流，大地，山，空中，都似在震盪，如：

巨濤在遠處衝來，浩浩蕩蕩。

薩萊夫從中夜醒起，外面浩蕩的聲音使他拿起遠照燈向四野一照，第一眼瞥見一個影子在頓莫可溪堤上飛走。

這午夜後，立刻頓莫可溪又大騷動起來。

薩萊夫和他的下人的馬隊，馳過田野，奔飛堤上，馬鈴聲，笛聲，呼叫聲，急激的脚步音，火光，白雪濛濛的下着。

快要趕到後一個影子，影子在沙灘上像隻飛鳥。一直，影子投入頓莫可溪，薩萊夫的隊伍都集在灘邊：「再也頓不了，你這叛逆者！」

然而，第一個黑影早就往別處逃走了。

.....

直到侍人近前叫：

「督察長……」。

薩萊夫纔像在夢中醒過來。

十年間，薩萊夫由大地主而變爲統治者的督察長，專捕暴徒。奴僕阿弓變成一個最大的敵人，暴徒們的頑強的隊伍。

現在，薩萊夫眉臉間燃燒着騰騰的殺氣，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出，更頑固了的奴才！

而阿弓冷冷的笑了，他覺得厭倦，所以也懶得開口，只是心裏想：

「我早曉得你在這裏就好了……」。

阿弓被叫退。

薩萊夫的筆在蠕動，阿弓就要在他的筆下完結了生命。

六

阿弓又被推進牢房內。

幾個同伴圍攏在問，每人都有一句以上，那麼憂疑，恐怖，緊張，沈鬱。

阿弓沒法回答，有點兒煩了，他又說：

「這有什麼什麼，我打死了許多敵人，就要給敵人陪命！」

囚伴們悄然，六個不同的臉朝他身上緊迫着，幾個的心快跳出來了。

阿弓已經問明白，布塞雷是白林幹掉的，放了心，也同時增加了不安心。

「白林這壞蛋……」

而薩萊夫那影子也怪令人不舒服。

隔天的午後兩點鐘間。

幾個警士，一副手拷，走進牢房來，拿去牌子，高叫：

「阿弓。」

這情形和聲音，使全牢房的囚人們都屏息；渾身

在急抖，目光糊亂，手脚像沒處放，有的低聲嘆氣：

「唉，唉……」

阿弓向四圍望望，張大眼睛。

進來時第一個和他說話的緊緊看了阿弓幾眼，顯得沉定，伸出手握着阿弓：

「同志，別了！……」

阿弓覺得這同志的手太熱，得抖顫太厲害了，他想不出適當的話來說，只用力緊緊握住那同志的手。

阿弓的眉一皺。

他覺得還有點遺憾。

「完了……」

阿弓恰好跨出牢門檻半步。

進了好幾個人，有武裝的，有便裝的。

阿弓急急揉着眼睛，回過頭去問和他握過手的同志：

「……白林？……」

「……不錯……！」

阿弓的頭向後一搖，是想搖定頭腦，一面阿弓在
上手拷，一面口裏向新進來的幾個中叫：

「白林。」

白林吃驚的走近來，他自破獲布塞雷後，便被馬
洛將軍召去才回來的。

阿弓近前低低的說：

「我有重要機密報告你。」

白林的臉突沉下來。

「我也願意自首，請你……」

白林點點頭，並吩咐停止提去阿弓，然後，得了
薩萊夫的准許，下令提阿弓再審。

警士猙獰的裂開嘴唇：

「狗命也有救星，不然完結了！」

阿弓這下，額頭非常綳，他自被捕到現在，這算
第一次極力運用腦筋。

有一種新的主見發生在他的心裏，使他滿足。

現在，身體瘦削的白林是薩萊夫的左右手。

白林顯得很懇切的對阿弓說：

「我知道你是一個重要的同志，該有許多機密可以報告，只要你忠心轉向，我一定給你担保，使薩萊夫先生准許你的自新。」

「……………」

「盡管說吧，我們是長久的同志了。」

「……………」阿弓沒回話，老偷偷注意白林的身上，已發覺他身上有手槍。

「阿弓，為什麼又不說呀？」

「我覺得對不住×××……」

「不，阿弓，老實告訴你，×××已經把你當做叛徒了，你還不快點自首！」

問了半天又不說，不過，白林非常相信阿弓，這一定是他心裏還對×××有所留戀，慢慢勸他，只要他動搖就好辦了，如能把他勸過來，作用是很大的，所以白林在薩萊夫請得命令，趕快替阿弓醫好傷口，並讓他阿弓考慮幾天再審問。

一個同晚，牢房均全無聲息了，阿弓却忽被調開去，是獨房，阿弓獨自在靜靜的夜裏，想起那天到這梅特，遇到××××的同志，後來那同志拔出手槍對他……這使他有點覺得，也許是真的，集體對他起了誤解，于是他更堅決了他的計劃，揮着手，感到兩臂的氣力，還是夠敵過兩人。

可是阿弓不知道為什麼忽然被調進獨房。

政治偵探部的收發處，今天截獲了另個政治囚犯的家屬的送物中，有着給阿弓的密信和食物，而剛才又因此偵出原是自己內部走了消息，對方也在白林剛回以前，就從政治偵探部的內部得了密報，阿弓是這樣堅決，所以集團用這方法告慰阿弓，阿弓却一點也不明白；只被監禁得更嚴密，使阿弓長遠不知道，而易轉向。

第四次，白林又提問他：

「阿弓怎樣了？」

「可以是可以的，不過……」阿弓見到了白林身上

的手槍，然後說。

「那好極了，不過什麼呢？儘管說。」

阿弓意思是：有極重的話說，要獨自和白林及薩萊夫談判。

「那再好沒有了。」

審問室移了地方。

白林和薩萊夫在隔壁房。

白林先獨自任審問阿弓，薩萊夫不願白費時間，自己工作，由白林問過了再看用不着他自己審問。

阿弓進去受審時，由警士遍身細細的，反復的搜查了一番。

白林和阿弓一齊坐下去，而白林有意無意的，向身邊摸一摸手槍。

約莫半小時後：

中間阿弓說到了…

……我們是老朋友呵！你記得嗎？那一次，你給槍斃，中了子彈還沒死，在人堆裏是我和布塞雷在

屍堆裏把你救活起來的……」

阿弓的眼睛閃着光。

白林給他這一提，腦筋突受一陣悲慘的情景的打擊而垂下頭去。

這一瞬間，阿弓動手。

拉起極重的大椅子向白林的頭猛擊，同時壓下去，立刻搶出手槍：

「拍！」

白林的腦筋粉碎了。

阿弓開了槍立刻站起來，正要再開槍，外面的子彈已經飛到阿弓身上，薩萊夫跨進門檻來，先阿弓開槍了，阿弓中槍快要倒下去時，黑眼腫一轉，身一挺，最後似不知似知的，手一挺，恰好子彈突然又飛出，薩萊夫以爲阿弓中他的彈了，一鬆，第二槍才開，沒曉得阿弓的最後一槍倒先到了：

「拍！」

薩萊夫的頭顱粉碎！

「拍！」薩萊夫的第二槍怕只遲到一秒鐘吧！
阿弓倒下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二〇〇〇

實 價 大 洋 壹 角 半

著 者 列 躬 射

發 行 處 東 方 文 藝 社

總經售處

地址上海四馬路二八八號
聯合出版社
電話 九五九六四



\$ 0.15